

英意關係的前途如何，英國在和平與侵略二大陣線鬭爭中的地位如何，一方面是要看法蘇對英的關係如何，一方面也要看意國讓步的程度如何而決定的。

中日談判

符滌塵

由成都、北海、漢口，以及上海水兵等零碎事件，進至中日國交根本調整的談判，雖因蔣行政院長與川越大使的會見，一時劍拔弩張的形勢得見緩和，其後，復由張外長與川越大使多次的交涉，使行將「脫軌」的兩國關係再循外交的途徑覓尋解決。這一點，自然不能不使希望中日兩國「共存」而「不要共亡」的我們，感到十二分的欣慰。然而，九月十五日開始談判以來，為時已近二月，大小晤談達五十餘次，張外長與川越大使正式會商，亦已七次，結果祇是：「第七次會談意見雖稍接近，然尚有數問題雙方主張距離仍遠，需要繼續洽商」（中央南京十一日電）各報且有「川越大使即將赴滬以資休養」消息。交涉的曲折艱難如此，卻使我們不能不感到中日國交的調整「依然有待」了。

中日談判曲折艱難，「雙方主張距離仍遠」，此中顯然已遇着最大的難關，毫無疑義。這個難關的所在，依連日新聞所載，顯然不在成都、北海等事件的本身解決；而最大的難題，卻在日方超出上述不幸事件範圍以外的要求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。

所謂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，依日方的說明，是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，也是中日談判的中心原則。然而，此兩中心原則的內容如何？我們沒有得日方正式的解释，我們政府始終也沒有正式或非正式地宣示。因此，我們只好由日人所透出的言論，依着過去經驗的教訓，加以判斷和敘述。

記得不久以前，日本新聞曾載有六項日本對華要求，其中有一項是：「日本鑑於華北的特殊性，要求對華北關係的五省，予以高度的自治權」。什麼是高度的自治呢？東京讀賣新聞載日本的四項要求中明白地說：「創立緩衝區域，包含冀察魯晉綏五省，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之內仍保留其領土宗主權，惟一切其他權利與義務，如官吏之任免，賦稅之徵收及軍事之管理等，皆須移交當地的自治政府。」若果這些消息確實，而所謂華北特殊化，即以此為內容，我們即無法不懷疑到日本在施行其對華分離運動的政策。

在最近，日人北村三郎氏在他的中日經濟提攜的展望一文中曾經這樣說：「關於調整中日關係的必要，現在已不必嘵嘵再說，但日本特別要求解決的華北問題與取締排斥日貨問題，卻是中日經濟提攜上首須實現的懸案。要在華北五省樹立自治政權，使其成為特殊地域，由日本方面說，實際就是將華北完全殖民地化，恰與「滿洲國」的經濟建設相關聯，成為日本大陸政策的主流。」若果這段文字，可以說明所謂華北問題

的內容，那末，所謂華北特殊化，就是華北完全殖民地化的代名詞，而要求華北高度自治，卻是使華北特殊化的手段。

施行對華分離運動，使華北完全殖民地化的政策，非特蔑視國聯盟約「保持各國間公明正大關係」的規律，而且違反九國公約助成中國統一的本旨和「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完整」的原則，有害中國之「自行發展」並阻止中國「有力而安固政府」之鞏固。此種「非友誼」的行為，非特中國民衆不能忍受，亦為國際道義法理所不許。以中國不能忍受國際道德法理所不容許的問題，居然堂而皇之提出要求，我們終不能不感到訝異。

日人常常聲明，對於華北沒有領土的野心，此種聲明若果信而有徵，上述云云，似不足信，我們也深願其不足信。日人又常常說，日本完全是爲着東亞和平，對華完全是「一股好意」，我們也「但願如此」。然而，事實勝於雄辯，日本的「一股好意」我們卻希望能由事實上得到證明。

日本要求華北特殊化及共同防共的理由，依日人的說明，是華北五省接近「滿洲」，華北不特殊化，便常常成爲反「滿」抗日的大本營，並爲赤化的根據地，爲着防止擾亂「滿洲」需要華北五省成爲「滿洲國」外廓特殊地帶；同時，爲防止赤化潤浸「滿洲」以至日本，也有造法防止赤化特殊地帶的必要。簡單地說，便是日本這樣的作法，係日本負起保衛東亞和平必要的任務，只有這樣，纔可防禦赤化的魔手，只有這樣，纔可保衛「滿洲」日本以至東亞和平於不墜。

這裏，我們很感謝日本的盛意，日本真爲東亞保衛和平，我們應當表示十二萬分的敬意。然而不幸的是，由過去的教訓由現在的事實由國家最高的主權的原則上，我們都不致也不能接受這個要求。

在過去，九一八事變的以前，日本主張牠在「滿洲」的特殊地位，第一個理由是：「日本在保全中國領土，確保東亞和平的方針之下，犧牲莫大的金錢生命，纔把俄國的南下政策阻止。」的確，日俄戰爭，日本是犧牲了不少的金錢和生命了；然而中國的領土保全了沒有？事實的表現，只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，所謂「滿洲國」的成立而已。其次，過去日本要求東四省特殊地位的第二個理由是：「南滿及內蒙與朝鮮接「滿洲」與日本的國防及國民生存都有很大的關係，因此，亦不能不保有滿洲的特殊關係。」然而即在這個理由下，過去因「與日本領地接壤」而東北四省不能不特殊化；現在也因爲華北五省與「滿洲」接壤又不能不特殊化。將來呢？依着同樣的理由，華北五省特殊化之後，華南自然亦非特殊化不可。這樣的作法，由中國民族獨立的立場來說，無論由任何方面解釋，我們都不能窺見日本的好意。

我們不論由國際法理或道義的信念來說，都不能找出任何國家可以「接壤」爲理由而對他國橫加干涉的根據；況且「東北」是中國的領

士，近年以強權高張，國際法理的信念，雖對於某種程度的干涉，加以相對的承認，但亦須在極度的限制之下纔得實行。可是，日本對於中國，過去藉口「與朝鮮接壤」而要求「滿洲」的特殊地位，以致發生九一八事件；現在又藉口與「滿洲接壤」而提出「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」的要求，這是否不違反國際的道義呢？這點，我們也不能不希望日本國民加以深切的反省。

日本對華北特殊化及共同防共的二項要求，據連日報載，似日方已決定改變方針，留俟將來談判；但同時又有一個相反的消息，謂日方仍在堅持不變，何者比較確實，無容確斷。但不論其是否堅持留俟將來討論，中日的難題仍然橫梗在前，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。此種要求若不放棄，一時縱能敷衍過去，問題卻將永無解決之日，中日的關係，亦即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，可以斷言。

憑着個人的記憶：在蔣行政院長與川越大使會談的次日，川越曾發表過一段談話說：「解決中日的問題，並不至於悲觀，最好的方法是排除中日雙方的不利益，而擁護雙方的利益。」這句話，在原則上是很公平正大的話，不過，這裏我還得補充一句：所謂雙方的利益，應當站在相互平等的原則上面來估計，估計自己的利益時，不要忘了中國的立場！

羅斯福的勝利

馮仲足

十一月三日美國大選的結果，羅斯福以絕大多數的選票壓倒了共和黨的蘭登而獲得連任。這次的選舉，據說除了梅因和佛蒙脫兩州之外，其餘四十六州都入了民主黨的手中，這樣偉大的勝利，較之一九三二年打敗胡佛時固然還勝過許多，就是在全部美國選舉史上，恐怕也是空前的吧？

在一九三二年之前，十餘年來的美國本是老大的共和黨(G.O.P.)的天下。到了一九三二年，因為胡佛任內正碰到了經濟恐慌最嚴重的狂潮，生產指數低落，失業人數激增，這雖是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的危機，但是美國人民卻以為這是胡佛的過失，於是把他請出去，而叫民主黨的羅斯福來替他們打主意。四年以來，羅斯福雖用盡了什麼「藍鷹運動」啦、「新政」啦、「智囊團」啦……等等的錦囊妙計，相當恢復了美國經濟一時的繁榮，可是依然不能解救美國資本主義的根本危機。數百萬的失業者依然在各處啼飢號寒，社會的不安依然在日益激化，最近太平洋沿岸的海員工潮，且已蔓延到大西洋沿岸，便是明證。可是在這樣不安的情形之下，羅斯福卻又怎麼會在這次選舉中獲得空前的勝利呢？

這我們可以分幾方面來說。最重要的一個當然是時機造就了羅斯福。我們知道胡佛的失敗是因為遭到了經濟恐慌最嚴重的浪頭，而羅斯